

聊齋志異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大力將軍附錄鱸膾雪遺一則

劉海石

犬燈

連城

汪士秀

小二

庚娘

宮夢弼

狐妾

雷曹

賭符

阿霞

毛狐

青梅

田七郎

羅利海市

公孫九娘

狐聯

翩翩

促織

向杲

鴿異

江城

八大王

邵女

鞏仙

梅女

郭秀才

阿英

牛成章

青娥

鴉頭

余德

封三娘

狐夢

章阿端

花姑子

西湖主

伍秋月

蓮花公主

綠衣女

荷花三娘子

金生色

彭海秋

新郎

仙人島

胡四娘

僧術

柳生

聶政

二商

祿數

第三卷

雲蘿公主

甄后

宦娘

阿繡

小翠

細柳

鍾生

夢狼

天宮

冤獄

劉夫人

神女

湘裙

羅祖

橘樹

木雕美人

金永年

孝子

獅子

梓潼令

賈奉雉

三生

長亭

席方平

素秋

喬女

馬介甫

雲翠仙

顏氏

小謝

蕙芳

蕭七

顧生

周克昌

鄱陽神

錢流

楊疤眼

龍戲蛛

役鬼

三朝元老

夜明

烏語

菱角

邢子儀

陸押官

陳錫九

于去惡

鳳仙

佟客

愛奴

小梅

續女

張鴻漸

嫦娥

褚生

霍女

布商

彭二掙

跳神

鐵布衫法

美人首

山神

庫將軍

司文郎

呂無病

第四卷

崔猛

安期島

薛慰娘

田子成

王桂菴寄生附

褚遂良

公孫夏

綬針

桓侯

粉蝶

錦瑟

房文淑

象蛇

狂生

孫必振

張不量

紅毛氈

負尸

鞠藥如

盜尸

偷桃

口枝

王蘭

海公子

丁前溪

義鼠

尸變

噴水

山魃

救中怪

王六郎

蛇人

電神

僧孽

三生

耿十八

宅妖

四千千

九山王

灘水狐

陝右某公

司札吏

司訓

段氏

狐女

王大

男妾

汪可受

王十

二班

募緣

馮木匠

乩仙

泥書生

塞債債

驅怪

秦生

局詐

曹操塚

罵鴨

人妖

章公子

杜小雷

古瓶

秦檜

臙脂

雨錢

雙燈

妾擊賊

捉狐射鬼

鬼作筵

閻羅

寒月芙蓉

陽武侯

酒狂

武技

雄鴿

商三官

西僧

泥鬼

夢別

蘇仙

單道士

五穀大夫

黑獸

酆都御史

大人

柳秀才

董公子

冷生

狐懲淫

山市

孫生

沂水秀才

死僧

牛飛

鏡聽

牛痘

周三

劉姓

庫官

金姑夫

酒蟲

義犬

岳神

鷹虎神

斲石

廟鬼

地震

張老相公

造畜

快刀

汾州狐

龍三則

江中

戲術二則

某甲

衢州三怪

拆樓人

大蝸

黑鬼

車夫

恭鬼

頭滾

果報二則

龍肉

念秧

武孝廉

閻王

布客

農人

長治女子

土偶

黎氏

柳氏子

上仙

侯靜山

郭生

邵士梅

邵臨淄

單父宰

閻羅薨

顛道人

鬼令

閻羅寔

畫馬

放蝶

鬼妻

醫術

夏雪

何仙

潞令

河間生

杜翁

林氏

大鼠

胡大姑

猿三則

藥僧

太醫

農婦

郭安

查牙山洞

義犬

楊大洪

張貢士

丐仙

耳中人

咬鬼

捉狐

斫蟒

野狗

狐入瓶

于江

眞定女

焦螟

宅妖

靈官

細侯

眞生

湯公

干貨郎

堪輿

竇氏

劉亮采

餓鬼

考弊司

李生

蔣太史

邑人

于中丞

王子安

牧豎

金陵乙

折獄

禽俠

鴻

象

紫花和尚

某乙

醜狐

錢卜巫

姚安

采薇翁

詩讖

毛大福

霍神

李八缸

老龍船戶

元少先生

周生

劉全

韓方

太原獄

新鄭獄

浙東生

博興女

一員官

花神

聊齋志異

淄川 蒲留仙著述

崑山 何樂銘標點

考城隍

『人生百行孝爲先，明義開宗第一篇；

泣涕陳情予假日，歡承萱草喜延年。』

予姊夫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臥，見吏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廡，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像者，即令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

有陽算九年。共躊躇間，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月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鏤膺朱幘，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爲神；奔訊鄉中，則已沒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略耳！

瞳人語

『目淫原自意淫來，眸子盲時萬念灰；』

天視未遙從我視，轉移捷徑在靈臺。』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萐繡幃。青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色絕美。稍稍近覘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女郎，紅妝豔麗，尤生平所未睹。目眩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後，從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爲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兒郎，頻

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甯，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覷。』言已，掬轍土鬪生。生眯目不可開；纔一拭視，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不快，情人啓臉撥視，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淚簌簌不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效，懷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經能解厄，持一卷浼人教誦。初猶煩躁，久漸自安。旦晚無事，惟跌坐捻珠。持之一年，萬緣俱靜。忽聞右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叵耐殺人。』左目中應曰：『可同小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出。久之乃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遽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日常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遽開房中，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營然竟出門去；漸遠，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蠅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還往非所甚便，不如自啓門。』右應曰：『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而與俱。』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有頃開視，豁然見几物，喜告妻。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熒熒，纔如破椒，越一宿，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之雙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檢束，鄉中稱盛德焉！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偕二友於途，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戲而吟曰：「有

美人兮！」顧二友曰：「驅之！」相與笑駢。俄追及，乃其子婦，心赧氣喪，默不復言。友僞爲不知也者，評隲殊褻。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於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菩薩現身耶？然小郎君生關門戶。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畫壁

『微笑拈花壁上姝。疑雲疑雨兩模糊；』

從來幻境由心造，試問黃梁夢有無？』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宏敞；惟一老僧，挂襟其中，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畫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髻者，拈花微笑，櫻口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疑想，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視則垂髻兒，飄然竟去；朱即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次且不敢前。女回首，與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之。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閉戶去，囑朱勿效，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伸覺之，共搜得朱；戲謂女曰：『腹內小郎已許大，尙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

促令上簷。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歡。』羣笑而去。朱觀女，髻雲高簇，鬚鳳低垂，比垂髫時尤豔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薰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鞞，鏗鏗甚厲，繹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辯之聲。女驚起，與朱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綰鎖挈鎗，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卽共出者，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反身愕顧，似將搜匿，女大懼，面如死灰，張皇譟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啓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聞鞞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踰牆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竚立，若有聽察。僧又呼曰：『遊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不立，目瞠足蹙。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叩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髫矣！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老僧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而無主，卽起，歷階而出。

異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類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老僧婆心切，惜不聞其言而大恠。

，披髮入山也！」

種梨

「任教慳吝偏人貧，天道原來是好還；

頃刻花開頃刻實，神仙遊戲警貪頑。」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咄之而不去。鄉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老衲止丐其一，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爲？」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衆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掬梨大啗，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纜，坎地上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處。萬目攢視，見有句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疎；條而花，條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人乃卽樹頭，摘賜觀者，頃刻而盡。已乃以鐵伐樹，丁丁良久，乃斷。帶葉荷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雜衆中，引領注目，竟亡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已物也，又細視車上一靶亡，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迹之。轉過牆隅，則斷靶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卽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

一市粲然。

異史氏曰：『鄉人憤憤，愁狀可掬，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每見鄉中稱素封者，良朋乞米，則怫然且計曰：『是數日之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糲獨，則又忿然計曰：『此十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錙銖，及其淫博迷心，則傾囊不吝；刀鋸臨頸，則贖命不遑。諸如此類，正不勝道。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勞山道士

『願學神仙一念癡，

樵薪蘇草苦難持；

只求授得穿窬術，

似此居心已可知！』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頸，而神觀爽邁。叩而與語，理甚元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嬌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衆，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尙無燈燭，師乃翦紙如鏡，黏壁間。俄頃，月明輝壁，光鑑毫芒。諸門人環伺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壺酒，分贐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壺酒何能徧給？遂各覓盞盂，競飲先釀，惟恐樽盡。而

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驚顧之間，已復爲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錢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衆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然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看核尚存；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衆飲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寢，勿誤樵蘇。』衆諾而退。王竊忻慕，歸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略授小技，此來爲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牆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遽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資斧遣之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傲其作爲，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轟